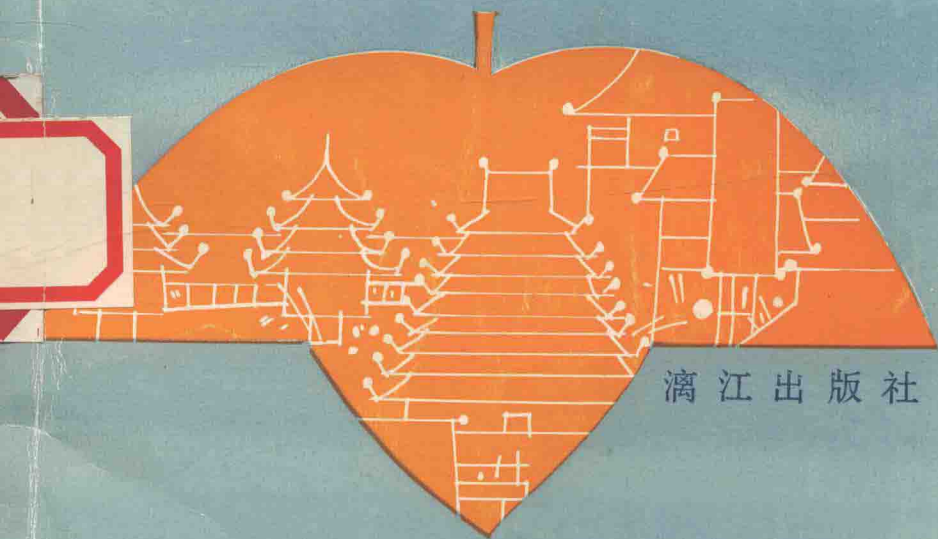


绿叶丛书

山乡笔记

张泽忠 著



漓江出版社

张泽忠
著

山乡笔记

漓江出版社

(桂)新登字03号

山乡笔记

张泽忠 著

漓江出版社出版

(广西桂林市南环路159—1号)

邮政编码: 541002

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荔浦县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 1/32 印张7.875 插页2 字数17万

1992年12月第1版 1992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1100册

ISBN7—5407—1075—6/I·763

定价: 4.20元

目 次

序.....	敏 歧 (1)
龙年致友人的信	
——代自序.....	(3)
初恋，在侗寨山乡.....	(12)
我们寨的小木桥.....	(24)
山崖上，树蒙蒙.....	(36)
泉水铮铮.....	(48)
培也姐姐.....	(53)
妻子，妻子.....	(71)
侗寨一美娘.....	(87)
我们家的妈妈.....	(102)
那桥架在河滩上.....	(120)
方太阳.....	(143)
山乡笔记.....	(221)
热土四题.....	(229)
曾波老师.....	(241)
后 记.....	(248)

序

敬 政

在广西二十年，侗族聚居的三江山乡，是我去得最多的地方。记得八十年代初，我和《广西日报》两个搞新闻的同志结伴，由三江两个朋友陪同，自己背着行李，在雾重云深的三省坡，整整跑了一个多礼拜。那里山大，沟深，坡陡，光背自己的行李，爬坡走路已感吃力，但我们都争着要背那本“歌书”——《侗乡风情录》。书上录的风情，已令人神往，而一路经侗族朋友的指点、解说，就更为动人。记得，每到一个新的山寨，我就点亮油灯，翻开“歌书”，再反刍每一天的所见、所闻、所想，并把这一切都记录下来。这些作品都能成篇，但读之，总感到有些失望，因为它们多为旁观式的感叹。于是产生了一个想法：要是有一个侗族作家，用侗族人民的感情，侗族人民的心迹，侗族人民的审美个性，把山乡这一切记录下来，就太好了。

泽忠的《山乡笔记》，就是我期待的这样一部作品。

书名“笔记”，重实，作品多为短篇小说和中篇小说。既为小说，必然是重新组合的艺术结构，在这些重新组合的艺术结构中，醇美的风情，和现实生活融为一体，自有一番

情致。以《我们寨的小木桥》为例。那段出自“我”口中的“坐桥”的文字，比之于我读到、听到的关于“坐桥”的风情，更为鲜活，更为有个性，因为它打上了“我”的烙印。小说的结尾，即“三毛公”要“请我坐在木桥的最高一层”的那些描述，写的是一个人，但我想到的是一个民族的缩影。

没有旁观，没有感叹，却实实在在写进去了。

在整个集子中，几篇真正的笔记（包括《曾波老师》），尤让我读之再三，味之再三。这些笔记篇幅很短，结构简单，行文朴实，但却流动着一种内在的力度与美感。“奶奶说做人就要做爷爷那样的人，学天上的月亮做盏灯，学山寨前的石板铺条路，学山垭口的香樟古树遮雨遮荫。”《树爷爷》中“奶奶”的这些话本来很“虚”，但就是在这“虚”中，让我想起侗族人民那灿若星斗的美德，且都有活生生的人物在。《堂兄》的命运令人揪心。《曾波老师》的经历，让人沉思良久。“妻说不上美，可妻此一时似乎颇有风采。神采之在人身，犹火之有焰，灯之有光，心能意会而难以言传。”这是《妻》中主人公说“妻”的一段话，但我却想到这些笔记，因为它们在“神采”这点上极合。不知我这一感觉准不准确，要是准确，那应是一个很不低的审美境界。

1992·7·8 于桂林

龙年致友人的信

——代自序

元刚挚友：

龙年好！

龙是吉祥之物，尊严、能力的化身。在龙年里我们的运气、才气、灵气会好的。……

你在信中提到，柳州地区的文学已走出了大山，小说创作形成了小高潮，我想，这说法不会错到哪里去。不是我记错的话，我所结识的柳州地区的各族作者，大都是从《百花》起步的。至少我这大山皱隙里的侗胞，处女作《我们寨的小木桥》就在《百花》发的。只是山里的孩子敦朴、愚纯，少一点自信、自负，总认为《小木桥》发在《百花》也只是发在《百花》。过后听你说，你母校的一位老师欣赏这篇小说，说是地域文化、民族风情风物与人物性格结合得好，人物在地域文化、民族风情风物的描绘中凸现形象，风格也清新。过后不久，《小木桥》入选《当代侗族短篇小说选》，《文艺研究》的杨志一老师写信谈到这篇小说，说“读到您的《我们寨的小木桥》时，我就被深深地吸引住

了，它象一股汨汨奔流的小溪，清彻，沁人心田，‘三毛公’的形象相当动人，那神秘的‘三绺胡子’很有点浪漫主义的韵味”。最近从你那里知道，关纪新、刘重阳老师讲学，也都介绍了这篇文章。这么闹腾，《小木桥》似乎不只是发在《百花》了，象你说的走出大山了。当初投稿《百花》，诚惶诚恐。人们常把这种境况喻比雏凤试声。彼时此时读《小木桥》，怎么也品不出雏凤清越婉丽的嗓音来，倒是体验到一种心境，一种母性的苦涩、愉悦的心境。母亲因为儿子而成为母亲，作者因为作品而成为作者，作者是作品的母亲，做母亲的看着孩子蹒跚踟蹰的步子，咿呀学语的傻样，不会奚落孩子的，正如人们觉得雏凤黄口稚嫩，不会奚笑它的不老到。

不得知雏凤试鸣时的踌躇景况。《小木桥》的问世纯属偶然。我们毕业走向社会的时候恰逢春天（苦难的七七级，幸运的七七级），那年我们侗乡张张扬扬赶“文革”后的第一个“三月三花炮节”，吃了官粮拿了官薪，可以想象那股心境该有多美妙。可是那天的情绪出人意料非常的糟糕。整座古宜山城人山人海热闹非凡，在成千上万的人群里却觅不见我的乡亲。我的故乡在湘、桂、黔毗邻的大山皱隙里，司机都不愿出车去那里。山城遗忘了我的故乡。那天早上花炮声震着山城，我的心绪陡然很坏，寂寞、孤独，无意识地在人流中窜，窜回了房间，房门堵紧紧的，思念大山皱隙里的乡亲，眷恋故乡的千般风情。我们读《诗经》时常常为“惄惄不归，我心而悲”的真挚乡情所动。文学是人类感情因子的特殊符号，《小木桥》于是应运而生。现在这个样子遵嘱处理的，舍下的后半部分写小木桥的“魂”，写三毛公的“魂”，在灾难年月里三毛公护桥惹祸魂系西天，乡亲

们从小木桥下送三毛公的“魂”去“gaoh senl ngac nganh”（雁鹅落脚的地方，指阴间）。从心理机制上说，感情因子总是不安分，渴望什么的，譬如说有一种表现欲，因此《小木桥》的后半部分记挂着有朝一日与读者见面的。大山的儿子有负于大山里的乡亲，有负于三毛公，扪心有愧。

《小木桥》面世的情景就这么简单，没雏凤试声时的犹豫或得意的模样，没母亲分娩时的“阵痛”或“惊心动魄”的地方。回头去读它倒读出了许多遗憾。不过如果今天去写它，怕是做不出来了。那时，有一种情景，一种状态，一种激情，因而水到渠成。文章可遇不可求。《小木桥》受孕于乡情。恋乡是人类的心理沉淀，依弗氏精神分析说，俄狄甫斯王杀父娶母缘起“恋母情结”，有把眷念故乡的情感因子称为“恋乡情结”，我觉得也蛮精到。我们七七级的文艺理论课比较正统，在我们的答卷中，亚理斯多德与柏拉图，我们绝对地扬前抑后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讨论后，文艺思潮，这派那派，五花八门，我们的思索才挣脱什么逐日开放。回过头去思索我们曾经思索过的一些东西，情形不一样了。鼻祖们说的，“迷狂”、“宣泄”、“移情”、“直觉”等等，有承袭，也有抵牾，一点可怜的所谓创作经验，似乎验证鼻祖们说的都在理。记得写《小木桥》那天，一整天不出房门，就着火盆烤火，稿纸搁膝盖上，精神状态似乎是那么一回事，混混沌沌，“迷狂”、“宣泄”，或说如着三毛公的“魔法”，处于魔幻状态。我一向木讷愚钝，又拙于做创作谈这样的文字，于是只好真诚地坦露自己。我们这一代人迷惘过，也思索过，赶上近些年文学论坛蛮热闹，“孤独

感”啦、“表现自我”啦、“主体意识”啦、“向内转”啦，目不暇接，我把灵魂这么一坦露，就颇有“时髦”之嫌了。好在尽管木讷愚钝，脑子里终究蓄存一点属于自己的东西，也就不避嫌了。关于“时髦”，我琢磨着这样阐释的好，历史进入这样一个时期，我们这一代人肚兜里装的东西，掺点洋膻味，但仅此而已，在我们的骨髓里流淌的还是民族文化，还是龙图腾。都说眼下爱美，我说“时髦”好比服饰讲究美，春夏秋冬一时一样流行色，花样翻新，却万变难离其宗，“时髦”倒象佛门弟子的袈裟了。这样喻比不知当否，揣摸着说，只能如此这般。“孤独感”啦、“表现自我”啦、“主体意识”啦、向“内转”啦，悟其禅机，我想，倒是接近东方的禅宗文化。

佛门打坐静观默察，禅宗文化对传统的影响是潜形态的。去年十月，作协贵州省分会在天柱城召开侗族文学座谈会，侗胞学者聚首一堂研究侗族文学的母体：侗族传统文化，有鼓楼文化说，有葫芦文化说，有巨石文化说，约略琢磨，诸般文化说无不烙有禅宗文化的影子。鼓楼文化说以太阳、月亮拟比侗族鼓楼，侗族创造了鼓楼，鼓楼又用太阳、月亮般的光亮塑造了侗族，侗族没有文字，侗族的传统文化全都记载在鼓楼这部书里。鼓楼是侗族的族徽。鼓楼原先仅是一棵荫护寨民的大树，后来变为独脚楼，再后来变为建筑技艺极高的鼓楼，鼓楼默默地记载着一个民族的文化发展史：巢居——原始部落——氏族联盟；鼓楼的鼓，象征民族的胆，象征民族的内聚力，鼓楼的飞檐，酷似威武的水牛角，象征民族的抗挣力，鼓楼顶塔似峙欲飞的禽鸟，酷似仙鹤，象征民族的自由精灵。鼓楼文化说籍鼓楼的具象、意象，精

确地无不想象地描述了侗族千百年来文化积淀，与会侗胞颌首称是。此外，葫芦文化说，巨石文化说，道古论今，远的从荒古洪水齐天姜氏兄妹藏身葫芦后结夫妻繁衍侗胞说起，近的从天柱城外太阳之神的祭坛擎天石柱说起，精采动人，且有侗胞考古于天柱城外发现旧石器时代的石斧、石刀，与会侗胞又一番慨叹侗族文化的亘恒久远。于是，我便想到这样一些问题：侗胞这块土地这么神秘、奇谲，这么富于“侗味”，侗族文学主张什么鼓楼派、葫芦派、巨石派，都有其产生的土壤、气候啊，可是我们这一代人一旦谈说流派，有同志挑鼻子了。我们这一代人有这一代人的追崇。据说图腾一词来自印地安语，意为“他的亲族”，我在侗乡这块土地上生息，我固然是侗胞的“亲族”，我崇尚的，固然是侗胞崇尚的。爱挑鼻子的同志似乎有一种固执的眼光，只要主张约略的“奇谲”，便有微词了。充满“侗味”色彩的神奇鼓楼、葫芦、巨石文化说，能说是西方文化影响所致？能说赶“时髦”捡人家魔幻主义的东西？不会见笑吧，就说天柱城会有研究侗族文化几十年了的侗胞，也正因为侗乡这块神奇土地的条件所限，还没读过魔幻经典《百年孤独》，不知魔幻鼻祖马尔克斯为何人呢。恰恰相反，神秘、奇谲的侗族文化，究其根系，还是龙文化的“亲族”。侗族是泛神论、多信仰的民族，在侗族的饮食衣饰、人生礼仪、社交节日、建筑工艺等民俗形态中有诸图腾，也随处可见龙的形象。侗胞认为龙是吉祥的化身。侗语“lail laox hoh, lail lail kaenp liongc”，意思说好得很好得象龙那么美妙，这里侗胞把龙当作界定人生、命运以及事物极致境界的神圣标准，可见侗族文化与龙文化的亲缘关系了。

请原谅我把话拉了那么远。大概向来木讷愚钝，一旦敢坦露自己，话匣也就学贱了。其实读《小木桥》完全抿不出一点儿“时髦”的腥味。《小木桥》近乎纪实，手法白描又白描，却拉杂奏“时髦”的热闹，我想是当初那般简单的创作情景和极佳的创作状态一并诱惑的。文章的确可遇而不可求。解释这种现象据说非常地艰难。我想，前面用“恋乡情结”这词儿阐释写《小木桥》时的特定情境，凑合地说得过去。至少这词儿可包涵萦绕在意识深层的眷恋故乡的情感因子，包涵一时一地的写作状态和激情以及这种状态、激情来临之前和之后的理性、技法即思想性、艺术性思考。从这层意义上说，《小木桥》无疑是“恋乡情结”的载体，是特定情境下作者的感性、理性和技法的情绪化、直觉化的物化思考。

毋庸说写作是有初衷的。文学是一种特殊的符号记录人的感受，抒发、宣泄人的情感，文学的毛孔细胞渗透着社会内涵，凝聚着民族文化积淀。在写《小木桥》之前和之后，我心里时常牵挂着这样一件事：在岭南的大山皱隙里有一个自称gaeml [kam⁵⁵]的民族，属百越民族中“骆越”的一支，史称“峒”或“獠”，解放后称为侗族，与炎黄各族子孙享有同等的政治、经济地位，但有些时候“峒”、“獠”歧影似乎抹不去，有不了解侗族的，仍虞传侗胞长尾巴吃酸蚯蚓坐妹伦乱等等。侗族一些民俗风习不可否认残存着原始部落的痕迹，但在人类家族中，侗族崇向“自由、平等、博爱”（摩尔根语），不失为美好的民族。gaeml，古音切近金字，侗族自认为是金贵的民族，有悠久历史、灿烂文化的民族。民族文化是一个相当广泛的实体，包容优秀的和低劣

的，精华的和糟粕的。侗族不能例外。面对这样的事实，我这侗族的“亲族”、子孙，骄傲、自豪，也焦灼、担忧。于是我选择文学这一特殊形式传达我的思想感情，进行我的思索。《小木桥》是我在侗族文学大山里吟唱的第一支号歌。我没有三毛公的能耐，站在乡亲们抬的木头上使“魔法”，点“嗨重隆”一声号子，一座座山一道道水帮撑出力，木头乖乖地被抬走，但我尽心、尽力，为我的“亲族”竭诚呐喊、呼叫。平蛮汉文大，”歌去然天”，“水云”千虽然要说有初衷，这便是初衷了。学学学“本面出”自”写《小木桥》的那天，一声花炮响陡然生出寂寞、孤独，看来寂寞、孤独仅是一种心智的内省，一种内驱力，潜意识里分明要写点、说点什么的。只是《小木桥》仅仅是“小木桥”，写点、说点什么，心里没底。去年读杨志一、过伟老师的《侗笛悠悠——评介〈当代侗族短篇小说选〉》（《民族文学》1987年第8期），抱憾《小木桥》嫩气了。大山的儿子唱的第一支号歌，没大山的雄浑，仅如小溪汨汨淙淙，诉说“侗家的传统风尚和道德观念”，诉说“侗寨里银须飘拂的老人，主动领着乡亲们献工献料，修桥铺路”，以及“这种淳朴美好的乡风民俗和尊老敬客的人际关系，有如‘润物细无声’的春雨，在不断渗入青少年一代的心灵”。文学作品大致由事、情、意三个层面构成，意为核心层面，意即意蕴、意旨，写好它进入佳境了，当初或许太感觉化，不花力气挖掘它，失之浅显，也唯有抱憾了。山文“和”我们读书时，作文写点、说点什么，难为老师苦口婆心，搬出名人搬出经典。杜氏说：“艺术作品可能是某一思想的表现，这并不是因为作者在创作时热衷于这个思想，而

是因为现实事实引起了它的作者的惊异，这种思想就是从这些现实事实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的。”杜氏的话我们当着圣经读。我们七七级的同学是挣脱了什么的，却大都书呆气，如我多一份大山的敦厚，捧着经典便是经典，写点、说点什么推崇“自然而然”，少一点“主体意识”，也羞于“表现自我”。《小木桥》失之浅显，与木讷愚钝功夫欠深有关，与对经典的过份虔诚也无不有关。我们学中文的满脑子“行云流水”、“天然去雕饰”、“大凡为文乃造平淡”、“出色而本色”等等等等，归真返朴，生活化品格，固然是艺术的极致，然而极致也伴有负面。《小木桥》的章法“自然”、“本色”，也“怠慢”、“散淡”，恰是负面的外化，这也是始料未及的。先前听人评说《小木桥》质朴、清新、蛮以为然，得意自己生息在侗乡这块土地上，谙熟、把握侗族生活的意趣和美学特征。侗乡山美水美，侗胞敦厚、纯朴，却热情、温柔，在文学和美学范围内观照侗胞的审美意识，借绘画语言说，无疑是喜欢暖色。《小木桥》的风格把握准了这点特征。然而在一个狭小的世界中同样有着无限，在流动的层面上说，侗胞的审美意识不是块板状凝滞不变，诸般风情中以衣饰为例，在许多地方已打破自然经济局限的自种自纺自织的格局，受商品经济影响逐日现代化，年轻的甚至异军突起，各领风骚，着统领时代新潮的奇装异服。这里商品经济、汉文化影响起引爆作用，潜形态里神秘、奇谲的“侗味”文化为之提供了土壤。从这个角度上说，《小木桥》白描又白描兴许是对的，但审视生活的触角，审美观照的视角，何以不“异军突起”“风骚”一下，如三毛公站在木头上号歌一哼出尽风头？据说文无定法，无法之法即法

也，此道不好琢磨，我这大山的儿子，倒想竭诚修炼，悟得禅机学得三毛公的“魔法”，早日做成作家梦。

怕是走调了，即此打住。

颂

文运祺安

张泽忠

1988·元·24

初恋，在侗寨山乡

她揉着、理着略显蓬乱的辫梢，久久地伫立在檐廊屋栏杆旁。刚才一场“恶作剧”，搞得她一颗突突跳的心，倒腾得快蹦出了胸口。此时稍稍静息下来。

檐廊屋前，一条清清溪流汨汨淙淙，溪流两岸吊脚木楼鳞次栉比，错落有致；耸兀山寨中央的鼓楼，瓦檐层见迭出，浑然壮观，山寨前的风雨桥叠檐重阁，似峙欲飞……文静、矜持的她，也禁不住兴致盎然，脱口吟诵：“多美呀，‘小桥流水人家’……”灵感、聪颖、才思，她瞬间把握了这幅妙趣横生的风俗画的内在特征：节奏明快、清晰、和谐，情思深邃。她的情趣、她的理想、她的事业心，——要是在往常，她每每为捕捉住事物的特征，心中有说不尽的愉快，但此时此地，她的心仅仅激动一时，随即又没心没绪了。一场闹剧在她的印象池塘里投下了突如其来的巨石，击起的波澜太遽烈了。艺术灵感，往往在对事物最初的瞬间感知中萌动，因而艺术家们极为珍惜生活中的最新鲜的印象。偏偏这第一个印象有多糟糕。而她（她记得太清楚了）在他们的交谈中，一谈到他的家乡，他总粲然一笑，眉宇间掩饰不住一股自豪感，仿佛在说：“侗寨山乡象诗和音乐一样的

美!”开始她有点嫉妒他,后来却被他那粲然的笑意感染了,渐渐地他的山乡迷住了她。快毕业时,分配方案还没个眉目,她的心扑腾开翅膀,已飞向那充满理想的山乡。可虔诚的她一踏上侗寨山乡,他孩提时的“闰土”,还有那帮小伙子,没天没地闹腾,她对侗乡的好感象被冷水淋湿了。此时,檐廊屋前的景致唤起的艺术灵感在脑子里曾好一阵的颤动,一颗惊悸的心因此稍静息了些。但糟糕的印象如酵母似的仍在脑子里发酵,几乎偷偷地萌发了在这之前不曾有过的念头:她为什么执着地爱这僻静的山乡?为他?她摇摇头。她甚至似乎忌恨起他来。

在她的生活园地里,男性世界,包括他在内还是一片荒野。但在她的艺术理想的天街上,他却是一颗耀眼的星星。人说画家和诗人有共同的眼睛。文艺女神把绘画的她、攻读文学的他拴在了一起,点亮了他和她的理想花灯。他待人热心、温和、诚挚,她恪守“没有友情则斯世不过是一片荒芜”;他天分独厚,才思过人,她谦逊、好学;他的诗文常常给她的绘画以千变万化的启发,他赞赏她的画是彩色的诗。憧憬、执着、强烈的创作欲望,——她着魔般的画了一幅处女作“侗寨山乡”,在校园画展上崭露头角,赢得了声誉。她感谢他提供的生活素材,感谢他的热心点拨。美好的理想、事业,必须要有坚实的生活基地。她意识到,她的事业和侗寨山乡联系在一块了,在那里,她的艺术生命将不会枯竭。

毕业了,她和他揣着一颗虔诚、朝圣般的心来到了他们选定的艺术基地——侗寨山乡。山里人有山的热情,侗胞的好客心好象山一样敦厚。她尊重他的热情和邀请,这年新春,初一那天她踏上了他的木楼。